

文章编号:1002-980X(2006)09-0058-04

基于民工异质的刘易斯模型改造

杨国才

(安庆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摘要:刘易斯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我国长期低工资水平下的“民工潮”现象,但因其剩余劳动力完全同质的假设而无法解释我国当前发生的“民工荒”现象。本文依据“保留工资”高低将民工分成若干个类别,从而构建了一个基于民工异质的民工市场模型。经此改造的刘易斯模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能够同时解释“民工潮”与“民工荒”的统一的理论框架,揭示了“民工潮”与“民工荒”有可能交替发生,显示了破解当前“民工荒”问题的根本之策是提高民工工资,表明了“刘易斯拐点”在我国还远未出现。

关键词:民工异质;刘易斯;模型;改造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志码:**A

一、“民工荒”对刘易斯模型的挑战

20世纪50年代,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构建了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型。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农村劳动力过剩现象,其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从传统农业部门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只要农村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工业部门就总能雇佣到其希望雇佣的任意数量的劳动力,而无需提高工资水平。这一过程会一直持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为止^[1]。刘易斯模型可以用图1来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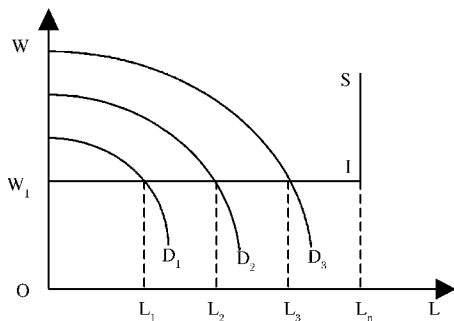


图1 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

在图1中,横轴OL表示劳动力数量,纵轴OW

表示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OW₁表示城市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直角折线W₁S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如图1中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W₁I所示。在此阶段,城市工业部门以OW₁这个稍高于农村生存收入的工资水平,便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积累,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即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不断外移(从D₁到D₂再到D₃),城市工业部门所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不断增加(从L₁到L₂再到L₃)。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I点(即“刘易斯拐点”)。至此,L_n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经济发展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动力供给曲线与横轴垂直,即图1中的IS。此时,如果劳动力的需求曲线继续外移,就将推动工资水平的提高,但城市工业部门并不能因此获得更多的劳动力供给。与此同时,农村本身的劳动力也变得稀缺起来。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农村开始向机械化迈进,从而推动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结果是农村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城乡经济实现一体化。

依据刘易斯模型,我国民工市场供给曲线应是水平的一段。这意味着用工企业可以在不变的工资

收稿日期:2006-05-19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05sk174);安庆市农委“十一五”规划课题。

作者简介:杨国才(1969-),男,安徽怀宁人,安庆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三农”问题和发展经济学研究。

水平下获得无限的民工供给。因而,严格的刘易斯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我国长期低工资水平下的“民工潮”现象。

尽管刘易斯模型一直被推崇为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经典模型,且对中国过去存在的“民工潮”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但近年来我国发生的“民工荒”却对其构成严峻挑战。这一挑战在于:若能用刘易斯模型解释“民工荒”的话,

由于用工企业已经面临给民工加薪的压力,从而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这显然不符合我国还存在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反之,若不能用刘易斯模型解释“民工荒”的话,则也不能用它分析“民工潮”。因为一个好的理论模型,应该能够同时解释民工市场上的这两种现象,而不是只能有选择地解释其中一种现象。如同“均衡价格理论”,既可以解释价格被人为抬高后出现的“过剩”,又可以解释价格被人为压低后发生的“短缺”。

二、基于民工异质的刘易斯模型改造

面对“民工荒”的严峻挑战,一些学者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被中国的实践改变了,或者说“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了。进而主张通过放弃工资不变的假定来修正刘易斯模型^[2]。也有学者指出,结合中国的现实,在劳动力供给曲线表现为水平线之前还有一个阶段向右上方倾斜,据此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改造,使其变成一个包括三个阶段的模型,就能够解释不久前中国出现的所谓“民工荒”问题^[3]。还有学者通过放弃刘易斯模型中关于剩余劳动力同质的假设,将水平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转变为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进而建立一个劳动力供给成本上升时的民工市场模型,据此解释“民工荒”现象^[4]。

以上三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均是利用向右上方倾斜的民工市场供给曲线来解释我国目前的“民工荒”现象。但又各有不同:第一种观点中向右上方倾斜的民工市场供给曲线位于水平线之后,即已越过“刘易斯拐点”。如前所述,这不符合我国还存在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第二种观点中向右上方倾斜的民工市场供给曲线处在水平线之前。果真如此的话,就应该是先有“民工荒”而后有“民工潮”,但事实正好与此相反。第三种观点则直接用向右上方倾斜的民工市场供给曲线替代水平的民工市场供给曲线,从而否定了刘易斯模型在当下中国的适用性。这一观点实质上与第一种观点相

同,即都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刘易斯所说的第二个阶段。

为了对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当然也包括过去发生的“民工潮”)做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解释,本文放弃刘易斯模型中关于剩余劳动力同质的假设,试图构建一个基于民工异质的民工市场模型。该模型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民工市场供给曲线是一条向上攀升的阶梯状折线。依据严格的刘易斯模型,已经转移、正在转移和等待转移的民工是完全同质的,即所有个体民工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相同。此时,民工供给曲线就是一条水平线。这意味着用工企业可以在不变的工资水平下获得无限的民工供给。然而我国民工市场并不满足刘易斯模型中关于劳动力完全同质的假设。实际上,我国民工的“质”是参差不齐的。不过,这种异质性又没有达到如此之大,以至每个民工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均不同。因此,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假设是,我国民工既不象刘易斯模型所设想的完全同质,也不是完全异质,而是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具体来说,我国民工是可以分成若干个类别的,不同类别的民工是异质的,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不同;同一类别的民工则是同质的,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相同。

本文所谓的民工分类,依据的是民工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这是由民工素质、民工留在农村所获收入、民工打工成本、民工打工动机等主客观因素综合决定的,是民工愿意转移的最低工资,亦可称之为“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为了分析方便,以下我们按民工保留工资的高低,把民工分成三个类别,即低保留工资民工、中保留工资民工、高保留工资民工。每一类别民工的数量依次为 L_1 、 L_2 、 L_3 (民工总量为 $L_1 + L_2 + L_3$),保留工资水平依次为 W_1 、 W_2 、 W_3 。一般地,保留工资水平越高,该类别民工人数就越少,故有 $L_1 > L_2 > L_3$, $W_1 < W_2 < W_3$ 。

图2首先给出了低保留工资民工的供给曲线 W_1S_1 ,它是一条直角折线。其经济内涵是,就低保留工资民工市场而言,只要用工企业对该类别民工需求量小于其供给量,用工企业就无需因为雇佣更多的民工而支付更高的工资(水平的一段)。但当用工企业对该类别民工需求量超过其供给量时,即便用工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民工的供给量也不会增加(垂直的一段)。同理,我们可以画出形状与 W_1S_1 相同的中保留工资民工和高保留工资民工的供给曲线 W_2S_2 、 W_3S_3 (图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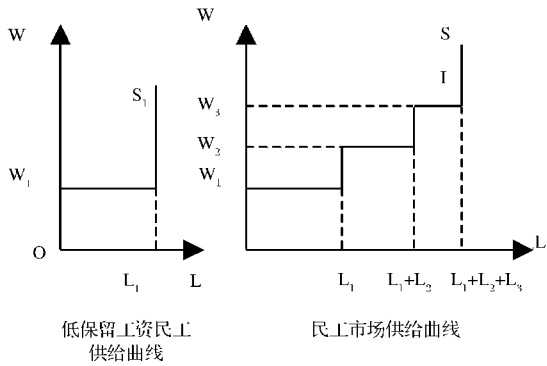


图 2

接下来,将每个类别农民工的供给曲线水平叠加起来,就形成了整个农民工市场的供给曲线 W_1S 。这是一条向上攀升的阶梯状折线。其经济内涵是,当实际工资低于 W_1 时,三个类别的民工都不愿外出打工,民工供给是 0;当实际工资达到 W_1 后,低保留工资民工开始转移,其供给 L_1 就是整个民工市场的供给;当实际工资达到 W_2 后,中保留工资民工开始转移,整个民工市场的供给为 $L_1 + L_2$;当实际工资达到 W_3 后,高保留工资民工开始转移,整个民工市场的供给为 $L_1 + L_2 + L_3$ 。当全部民工转移完毕,“刘易斯拐点”(图 2 中的 I 点)就会出现。归纳起来,可表示如下:

- $W < W_1$ 时, $L = 0$
- $W_1 \leq W < W_2$ 时, $L = L_1$
- $W_2 \leq W < W_3$ 时, $L = L_1 + L_2$
- $W \geq W_3$ 时, $L = L_1 + L_2 + L_3$

以上述阶梯状的民工市场供给曲线为基础,结合向右下方倾斜的民工市场需求曲线,我们可以建立如图 3 所示的民工市场模型:在图 3 中,假设 D_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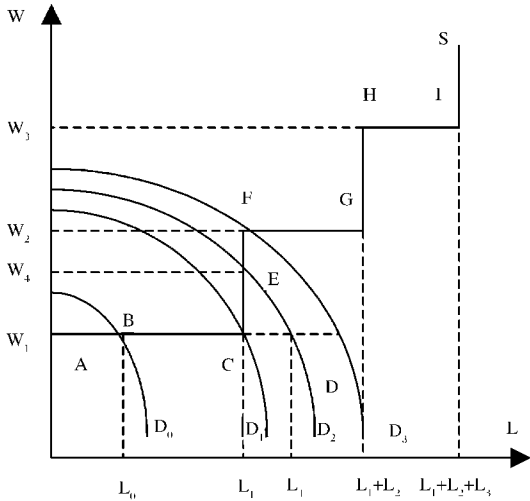


图 3 民工市场模型

为最初的民工需求曲线,与民工供给曲线相交于 AC 段的 B 点。此时,实际工资为 W_1 ,用工企业雇佣的民工数量为 L_0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总规模的扩大,对民工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因而民工需求曲线不断向右方移动。但只要民工需求曲线还未移动到 D_1 位置,即对民工需求总量不超过 L_1 ,实际工资就仍然维持在 W_1 。因此,民工供给曲线上水平的 AC 段,可以解释我国长期低工资水平下的“民工潮”现象。

当民工需求曲线移动到 D_1 位置, L_1 数量的低保留工资民工全部被用工企业雇佣,“民工潮”随即消退。此时,如果市场对民工的需求继续增加,则民工需求曲线继续向右方移动,而民工供给曲线转为垂直的 CF 段。现假设民工需求曲线移动到 D_2 位置,与民工供给曲线 S 相交于 CF 段的 E 点,则由市场决定的民工工资应提高为 W_2 。但是,由于长期持续的“民工潮”给用工企业普遍造成了民工“无限供给”的错觉,加之其所具有的强势资本地位,用工企业试图继续以 W_1 的工资雇佣 L_4 数量的民工。问题是,如果民工工资仍然维持在 W_1 的水平,甚至民工工资有所提高但又未达到让 L_2 数量的中保留工资民工愿意转移的 W_2 水平时,民工供给量就仍为 L_1 。因而民工供给缺口为 L_1L_4 ,这就是所谓的“民工荒”。由此可见,民工供给曲线上垂直的 CF 段,可以解释我国当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

尽管用工企业欲极力压低民工工资,但民工市场上的供求规律最终会起作用。“民工荒”背景下企业普遍遭遇的民工短缺难题,终究将迫使用工企业提高民工的工资水平。实际上,“民工荒”出现以后,沿海地区的一些用工企业已经开始给民工小幅加薪。这说明市场规律正在起作用。在市场规律作用下,一旦民工工资提高到 W_2 , L_2 数量的中保留工资民工就开始转移。此时,民工市场供给总量达到 $L_1 + L_2$,用工企业重新面对水平的民工供给曲线,即图 3 中的 FG。这预示着第二轮“民工潮”又将袭来。

设想民工需求曲线继续向右移动。依据以上分析思路,随着民工需求曲线越过供给曲线上水平的 FG 段而进入垂直的 GH 段,第二轮“民工潮”会日渐消退,而第二轮“民工荒”又将爆发。当用工企业被迫把民工工资提高到 W_3 后, L_3 数量的高保留工资民工就开始转移。此时,民工市场供给总量达到 $L_1 + L_2 + L_3$,用工企业将再次面对水平的民工供给曲线,即图 3 中的 HI。这预示着第三轮“民工潮”又将泛起。在第三轮“民工潮”退去之后,我们就将迎来

发展经济学上著名的“刘易斯拐点”(图3中的I点)。至此,待转移的全部民工转移完毕,二元经济完成了向一元经济的转化。

本文出于分析方便仅把民工分成三个类别,更为一般化的分析则是把民工分成 n 个类别。只要 $1 < n < \infty$,分析思路及其结论就仍然相同(当然“民工潮”与“民工荒”发生的轮次会依 n 的大小而有所不同)。不过,若 $n = 1$,则意味着民工完全同质,民工供给曲线就由阶梯状折线变成直角折线,此即刘易斯模型;若 $n \rightarrow \infty$,则意味着民工完全异质,民工供给曲线就由阶梯状折线变成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此即上文中提到的第三种观点。显然, $n = 1$ 和 $n \rightarrow \infty$ 是两种极端情况,都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本文中关于 $1 < n < \infty$ 的假设更符合中国实际。应该指出,本文构建的民工市场模型并不是对刘易斯模型的否定,而是结合中国民工市场特点对其进行了改造。从民工供给曲线来看,在刘易斯模型中是一条直角折线,在本文构建的模型中则是由若干条直角折线连接而成的阶梯状折线。从模型揭示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在刘易斯模型中,“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仅有一轮持续时间很长的“民工潮”;在本文构建的模型中,“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则要经历若干轮不连续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的“民工潮”。由此可见,刘易斯模型的基本思想仍蕴涵于本文构建的模型之中。

三、经改造的刘易斯模型分析的意义

本文通过放弃严格的刘易斯模型中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同质的假设,构建了一个民工异质基础上的民工市场模型。经此改造的刘易斯模型分析有如下重要意义:

第一,该模型提供了一个能够同时解释“民工潮”与“民工荒”的统一的理论框架。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可以将看似相互矛盾的“民工潮”与“民工荒”联系和归纳在一起。在该民工市场模型中,民工市场供给曲线上的水平段可用于解释“民工潮”,垂直段可用于分析“民工荒”。

第二,该模型揭示了“民工潮”与“民工荒”有可能交替发生。这是因为在该模型中,民工市场供给曲线上的水平段与垂直段是交替出现的。把握民工市场发展的这一重要走势,便于我们未雨绸缪,及早准备“民工潮”与“民工荒”的应对之策。

第三,该模型分析显示,当前我国“民工荒”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民工需求不断增加情况下,民工工资长期被人为压抑在很低水平上。从而,破解“民工荒”问题的根本之策应是逐步提高民工工资。

第四,该模型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距离“刘易斯拐点”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该模型中,尽管有若干个拐点,但只有最后一个才是真正的“刘易斯拐点”。如果我们将前面的拐点,甚至第一个拐当作“刘易斯拐点”,那就会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并有可能做出错误的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 [1] 阿瑟·刘易斯. 二元经济论[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 [2] 黄泰岩. “民工荒”对二元经济理论的修正[J]. 经济学动态, 2005(6).
- [3] 包小忠. 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J]. 经济学家, 2005(4).
- [4] 熊启泉. “民工荒”的成因及现实意义[J]. 改革, 2005(5).
- [5] 史清华,等. 农民外出就业及遭遇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4(10).
- [6] 张佑林. 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的推力与拉力因素[J]. 改革, 2005(7).

The Revision of Lewis's Model Accor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Peasant Workers

YANG Guo-c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Anhui 246011, China)

Abstract: Lewis's model can make well an analysis of “the rush flow of peasant workers” against a low level of wage rate for a decade, but it can't explain “the shortage of farmer-turned workers” which occurs currently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assumption of the completely homogeneity of redundant labor. This paper classifies peasant workers in the light of reservation wage, thereby develops a model of the market for peasant workers accor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peasant workers. The Revised Lewis's model provides an unitary analytical framework which can explain both “the rush flow of peasant workers” and “the Shortage of farmer-turned workers”, discloses that “the rush flow of peasant workers” and “the Shortage of farmer-turned workers” maybe occur in turn, demonstrates that increasing the wage of peasant workers is the thoroughly method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Shortage of farmer-turned workers”, indicates that “Lewis's turning point” will appear distantly.

Key words: the heterogeneity of peasant workers; lewis; model; revision